人/生/随/笔

满路幽香谁采葛

简云斌

白露时节，渝南山地阳光不再毒烈，山色空翠，云影悠悠。

这天是周末，妻在单位值班，我独自沿着黑山的公路闲逛。黑山是重庆避暑胜地，前几天还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刻大多数人都回城了。人们留给我整座空山，让我静静享受它的清幽。

微风吹来，看远处山影如黛，听林间蝉鸣鸟喧，甚是安逸。

路边一排栾树，有些树冠绽满黄色花束，风拂枝叶，细碎的黄花落了一地；有些树冠已是一串串深红或淡紫的蒴果，迎风摇曳，在蓝天白云衬托下，分外耀眼。栾树旁还有一排法桐，树叶开始泛黄。

不远处，一条较窄的机耕道向山坳延伸，空寂无人。我的脚步不由自主，迈上了这条机耕道。过坳口，是一溜荒坡，有几丛芭茅、几棵盐肤木，还有醉鱼草、白花败酱等杂草。再往前走，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大片紫红色的野葛花！

我认识野葛，但从未见它开花。葛是一种藤蔓植物，分布广，在渝南山野，到处都是，本地人称之野葛、葛藤或葛根草。其生命力极强，与芭茅有得一比。如果农民的土地一年半载不去耕种，收获的大概只有满地野葛或芭茅草了。所以，在农民眼里，野葛是有害之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里是无人之地，野葛不妨碍谁，于是恣意地生长，将公路也掩蔽了半幅。难得的是，今天，它们居然繁花盛开，让我一个人尽情地瞧、尽情地嗅。

其实，野葛最常见的是藤蔓与叶子。细毛密布的藤尖，

在地上乱窜，逮住任何植物，就爬满其全身，开始舒枝展叶。叶子为羽状三出复叶，椭圆形，中间那片叶柄通常长于其余两片。在浓密的叶片中，一束束花从藤腋伸出，朝天盛放，无拘无束，闪耀成一片紫红色花海。

在寂静山野，突然遇到一大片盛开的野葛花，仿佛邂逅一群天真烂漫的山村少女，我心中的讶异自不待言。

更令人心动的是它的香气。其香气细细的、甜甜的，还带了一点药香，既清幽，又醉人，不似桂花、梔子花、柑橘花那样馥郁浓烈，也不似桃花、李花、梨花那样似有若无。对了，有点像百合花，特别是山里野百合那种幽香。十多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在黑山深处行走，向一个放学回家的农家女孩要了一枝野百合，其不绝如缕的幽香，一直伴随我们一路。那份记忆至今难忘。

百合花是花中仙子，野葛花只是山野杂花，它们竟然都有一样的幽香。可惜，世上有几人知道葛花？拙陋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我用手机查了一下，葛花又叫“千杯不醉花”，有清热解酒的特效。除了花，葛的根茎可食用，也可制成葛根粉；藤、叶的纤维可织布，“葛布”就是用葛织成的粗布，古代是平民才穿的，如今成了时尚货。

我近来在读《诗经》。关于葛，《诗经》中有诸多篇章。

翻开《诗经》国风篇，首篇《关雎》（周南）之后，就是《葛覃》（周南），第二段有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漉，为絺为绌，服之无斃。”写的是一个女子回娘家前采葛织布的欣喜之情。那野葛十分茂盛，长在山谷，叶子密密匝匝，她要收割回去煮一煮，剥成细丝，织为葛布，穿在身

上很舒服。采葛织布虽然辛苦，但女子的心是欢喜的，因为不久，她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爹娘和兄弟姐妹了。

除了《葛覃》，还有《葛藟》（王风）、《采葛》（王风）、《葛屨》（魏风）、《葛生》（唐风）诸篇。最有味道的是《采葛》这首，全诗只有九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写的是一位热恋中的男子在想念情人，情人应该隔得不远，也许就在对面山上采葛、采萧（香蒿）或采艾（艾草），他却等不及了，一天不见，如同隔了三月、三季甚至三年！

看着身边的野葛花叶，我似乎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爱情气息，那两颗年轻的心还在怦怦跳动。《诗经》时代，爱情是热烈、清澈的，葛、香蒿这些山野寻常花草，是那个时代情人之间最珍贵的信物。

那时生产力低下，生活艰难，人们经常要采撷野生植物。诵读《诗经》会发现，当时的人除了采葛，还要采薇、采蘩、采芩、采芎、采菘、采绿，等等。而从事采撷工作的，一般是普通农家女子。贫困并没有遮蔽她们心灵的纯朴与美好，在华夏山川之间，她们随意吟唱的一首首民谣，千百年后，竟然成了人间最美的诗歌。

只是，她们远去的背影后，那漫山遍野的野花，一年年寂寞地开，寂寞地落，再也没人当回事了。

就如眼前这片紫红色的野葛花，除了《诗经》中的女子，谁又能带走它的幽香呢？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文/艺/范

同体同心：根脉长青的民族密码

——谈电影《藏地心迹》

黎二愣

根据重庆作家周鹏程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藏地心迹》，以重庆30年来援助西藏昌都历史背景，以教育、医疗的援藏队伍与藏地人民对高原的坚守和责任担当两条线脉为主视角，构建了“渝昌”两地人文精神融合互生的智性体系。该片从“渝昌”族群集体意识认同的高度，生动演绎了“汉地，藏地，都是中华大地；汉人，藏人，都是中国人；党心，民心，都是中国心”的情感跃升和人文关怀的故事。这一命题是影片中“藏地心迹”的无声旁白，通过白描与特写，长焦与近景交错呈现，展示了“渝昌”人民百折不回、刚毅不屈的精神力量。

医者仁心代表马颖、刘凤，教育奉献代表杨雪，家国情怀代表江宏和对高原的生命坚守者典型扎西与向秋拉姆等人物形象，既是多元一体民族观的地域差异性体现，又是国家共同体意识现代主人翁的共性存在。这种叙事的表现手法，传承了援藏影视题材的社会价值基因，并以人物族群类型要素拓宽了受众的情感边界，以“渝昌”人充满奇峻和柔性光辉的传奇，以“渝昌”人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为共同脉络，丰满、圆融了《藏地心迹》的观赏性与思想性。

电影中江宏的原型人物，就是重庆援藏干部江世洪，到昌都时儿子刚满6岁。此后三年，高原的风雪与艰苦的工作，让他体重锐减，鼻孔常年结着血痂。但他始终未曾退缩，带领团队在冻土之上，一寸寸筑起希望之路。江世洪曾在不到20天的时间，跑遍类乌齐县10个乡镇和82个村居。影片聚焦他晕倒被抢救后，用冻僵的手指接听女儿视频通话的场景。这是故事的真实还原，也是江世洪人性光芒的闪射。江世洪并没给女儿讲述自己的艰辛，而是传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援藏医生马东，父亲和姑姑都是援藏医生，父亲马致远为支援昌都而牺牲在那片孕育着梦想和青春的高原上，成为高原的一部分。马东赓续父辈遗愿，在藏区，他每天以16小时的工作强度，白天翻山越岭义诊牧民，深夜培训当地医生操作医疗设备。为保护野生马鹿遭遇重伤的13岁少年扎西，不能再当国旗升旗手，内心十分痛苦，在马东悉心辅助、理疗下，扎西学会了单手升旗。当国旗在扎西手中缓缓升起，马东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刻，马东帮助扎西，不仅仅是为一个少年能举起国旗的那只手，而是为了高原克服千难万险、历经千辛万苦而能挺举起国旗的信仰。在此，马东医生和扎西一道，共同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构建，实现了中华民族个体精神自性自觉的效应联动。马颖饰

演的周教授，是他三十载从医的生动写照。救治扎西的过程中，他将扎西的故事发布到网上，向世界鲜活地讲述藏地人民厚植高原绿色发展的底色和弘扬中国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

无论是援藏医者还是教育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藏地的倾情付出，也是他们在藏地自我的灵魂追问。他们奉献的过程，也是每一个援藏者精神个体的人格造就。再现了舍与得、付出与回报的双向奔赴。

藏族护士卓玛，曾在著名脑科专家马致远教授的带领下踏上医护之路。当年仅13岁的少年扎西意外受伤，卓玛不仅在生活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更在精神上给予无穷的鼓励与支持。而她对马东的关怀，更似冬日暖阳，照亮了藏人扎西和汉人马东的生命旅程。

影片中向秋拉姆救下受伤的小马鹿的真实故事，催人泪下，令观众久久不能平静。向秋拉姆阿妈当年救下小马鹿后，用耗牛奶汁悉心喂养，寒夜相拥守护，从此与小马鹿结下40年的不解之缘。康复的小马鹿回归草原后，每年春天，成群结队的马鹿都会跨越千山万水与向秋拉姆重逢。岁月染白了老人的鬓角，却从未冲淡这份深情。如今，年迈的向秋拉姆坐在草原上，马鹿们依然会默契地围拢过来，用温暖的身躯轻抚她布满皱纹的双手。这份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与生命平衡，由少年扎西传承下来，绘就了高原人情、人性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影片所讲述的国旗与几代藏地人民的故事，感人至深，也是藏地心灵轨迹的一个隐喻。1950年，英勇的18军挺进西藏。他们穿越荒无人烟之地，翻雪山、踏冰河，物资匮乏却毅然前行，为西藏的发展和未来奠定基础。扎西的曾祖母难产，幸得18军女战士相助。部队离开时将一面红旗赠予百姓，自此扎西一家对国旗满怀深情。曾祖父带着祖父、祖父带着父亲、父亲又带着扎西，代代传承升国旗仪式。受此熏陶，成为优秀升旗手是扎西最大的梦想，在蓝天雪山下，五星红旗是他心中的神圣信仰。影片围绕着救治扎西，将“渝昌”两地人民，医者和伤者的急切之心，演绎得淋漓尽致。

该片展示了藏地神秘、美丽的风情，见证了援藏干部的成长历程，让观众们对援藏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征服了观众。（作者系四川内江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诗/绪/纷/飞

悬空的树

陈群

长林竹海
万顷绿涛之中
有一棵树
在危崖上俯视着深谷
本该在同类中高昂头颅
你却生在竹的王国

于是
被逼压在危崖上
滚滚涛声
几乎把你震落
震落就震落吧
尽管躯体已经悬空
却还顽强地活着

既然蓝天不肯和你接近
干脆向着大地吧
展示风景
不一定仰视天空

（作者系重庆巴南区作家协会会员）